毛詩注疏

卷七　卷八

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 陸曰自生民至卷阿八篇成王周公之正大雅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嫄音原姜姓嫄名有邰氏之女帝嚳元妃后稷母也 疏生民八章首章十句二章三章八句四章五章十句六章八句七章十句卒章八句至配天焉○正義曰作生民詩者尊祖也序又言尊祖之意以后稷生於姜嫄而來其文王受命武王除亂以定天下之功其兆本起由於后稷及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天謂配夏正郊天焉祭天而以祖配祭者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之當得人為之主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偶為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是同祖於天故為尊也祖之定名父之父耳但祖者始也已所從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稱焉此后稷之於成王乃十七世祖也不言姜嫄勤生后稷者經無其文也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者周語云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后稷勤行功業為周室開基也中候稷起註云堯受河圖洛書后稷有名禁苑窟當王是后稷子孫當王名見見圖書也文王受命因之武亦因之故并言文武之功妃於后稷也經八章上三章言后稷生之所由異之事是后稷生於姜嫄也下五章言后稷長而有功見其得以配天之意其言推以配天結上尊祖之言於經無所當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禋敬祟去也祀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礼天子所御帶以弓韣為高辛氏之世妃本后稷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為炎帝至堯以太牢祠于郊禖祈子也禖謂之生民則所不識后稷是顯見之號故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箋云克能也弗之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者言齊肅當神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礼○禋音因嬪人反禖音獨弓衣祓音拂又音廢下同齊側皆反本亦作齋齋末齊敬同

履帝武敏歆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履踐也帝高辛氏之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也介大也止福祥所止也震動風早青長也后稷擂石穀以利民箋云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是逢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則生子而養長於介音戒震東偏反賢遍反齊敏側皆反又如字 疏厥初至后稷○毛以為本其初生此民者誰生之乎是維姜嫄言有女姓姜名嫄生此民者姜嫄生民又問民之所生之狀言姜嫄之生此民如何以得生之乎乃由姜嫄能禋敬能恭祀於郊禖之神以除去無子之疾故為神歆饗其祭則受而之於禖之所見履帝迹履帝迹行事敏而敏於郊禖之神既

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爲然則堯爲皇君契爲臣
隱端雖則知故不委任待衆舉而後用見取人之大法耳若稷契堯之親弟在位七載而不能用必待舜立之前之者聖人聰仁徹
崩自舜舉用是響五子則末嘗隔左
傳之後元元仍爲舜所勑其用者以其能承上智壽或過人不可以凡人促齡而怪彼永命也若稷契
雜毛詩者皆所不信○箋厥其生民○正義曰郎嫄生民謂之始祖又其尊大亦稱詩之文初生民之感生
禖太祖謂文王也后稷以初生民之感生
王以受命明自此已前未有周家禮類太祖不得稱太祖言始祖也箋必名此以
韓後姓姜而以娶配故知有周家禮類太祖言始祖也箋必名此以
序云少昊傳八世有高辛氏帝嚳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帝堯傳十行此言周經歷之民爲始祖者以
記是堯王之記張本皆之世所妃謂爲其後須帝堯傳年之所妃也人世世長無定於是時書
契爲玄王卽如毛傳史記之說不同者以是書十世後世帝嚳傳十世帝堯傳年之所妃也人世世長無定於是時書
左傳云蕭叔之子實爲宋公是書十世後世帝嚳傳十世帝堯傳年之所妃也人世世長無定於是時書
傳世蕭叔之子實爲宋公是書十世後世帝嚳傳十世帝堯傳年之所妃也人世世長無定於是時書
禮也義得粗過之名故書稱粗過之名故書稱粗過之名故書稱

說以申鄭義其意言高辛已前祭天於郊亦以先禖配之謂之郊禖至高辛之世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祀謂立郊禖此祭故改之前爲高禖故此箋從傅爲郊祀禖解其高義或可得合詩禖二註耳然禖註爲高辛之世克能釋言謂高辛之後世子孫殃禍相孫炎謂立郊求子始於後王鄭意當然如此爲說可得與稷同時爲堯臣耳○箋克能至之禖○正義曰禖除之禮祀之福周語云祓除其心女之疾以得其福雖解弗字爲異與傳去無子之意亦同也非天子不得祭天此姜嫄乃封之於邰則此時必有國矣未知其國之名所在之處耳○傳履踐至利民○正義曰履者履於帝武敏之迹履帝武敏傳既依國雅以武爲迹而不以敏爲拇者毛意蓋謂駢雅不可盡從故也心識連疾謂之欣吞氣昭生契者皆毛所不信故以爲高辛氏帝蓋以二章章皆言上帝此獨言帝不言上故以爲高辛氏帝也釋是爲高辛氏後世之妃則其夫不爲天子所以得祈郊禖祭天神故解之以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禮運曰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祭天也故也王者存先代所以通天三統使得行其正朔用天子之禮故禮運曰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祭天也故也王者存先代敏故訓拇爲武敏又解姜嫄履帝迹所由以高辛之帝親行禋祀姜嫄從於帝而往見於天可故行在後而踐帝之迹從帝之迹從帝之迹履帝迹者直謂隨後行耳非必以足蹈其迹也謂比於姜嫄使之謂行祀見天則上傳所云后妃率九嬪御是也踐迹者直謂隨後行耳非必以足蹈其迹也謂比於姜嫄使之謂行祀天之事齊敬而運疾鬼神食氣謂讓任而身動故以帝親行禋祀姜嫄從於帝而往見於天可故行在後而踐帝之迹從帝之迹從帝之迹履帝

字林云刋迖匠反當音炭注同赤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赫顯也迖不寧不康也不康也箋云康寧也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然自生子靈時人不信也

疏迖彌至生子○毛以爲上言得福有子此言其生之易言可美大矣姜嫄之孕后稷終其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也其生之時不拆割不副裂其母故其母無災殃之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也其生之時不拆割不副裂其母故其母無災殃之之月而生之嗣人之生首子其產多難此后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達之生然是天安之天之美大也天既祐令有身又使是天安之天之美姜嫄之身豈不見安於禋祀乎言姜嫄實見安於禋祀所安故得居處怡然無病而生子也○鄭唯下四句爲實言姜嫄處迹有身其生之易以此賦然著祀之徵其由神靈祀所明無人道交接居處默然而生此乃上帝氣姜嫄心不自安以天人道隔而人生天爲故心不自安也非徒生天之爲心不自安又不安其徒禋祀神此乃上帝氣姜嫄心不自安以天人道隔而人生天爲故心不自安也非徒生天之爲心不自安又不安其徒禋祀神

至生者○正義曰言天釋詁文彌終釋訓文也其生易如達之生者應難而達今人易故曰先生者多難此后稷是姜嫄之子最者言先生以略美大也傳先生以略美大也

已后稷有同母弟妹以否書赤文焉○箋達羊至言易○正義曰說文云遂小羊也從羊大聲羊初

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此后稷是姜嫄之子最者言先生者應難而達今人易故曰先生以略美大也傳先生以略美大也

生達小名諭未成羊曰羊長幼之異名以羊初生之易故以比后稷生之易也大戴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

十月而本紀踐巨人迹之所履皆說其生易而生之易故云言易也以堪先生之易故曰終一年矣此一說終月必終人常月馬遷以言未可信

生月不遲亦謂在母時無災害故引此解之明其同也邪則此經也言生易不言在母傳言凡人在母時則病者困其

人道也若契亦大賢剖背而出則坼裂災害不爲惡矣此美其無災害者帝王世紀云殷契世家云陸終娶鬼方氏女謂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腋三人爲其右腋獨三人道謂不生子之道也世記云陸終娶鬼方氏女謂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腋三人爲其右腋獨三人道謂不生子之道也世記云陸終娶鬼方氏女謂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腋三人爲其右腋獨三人道謂不生子之道也世記云陸終娶

易不欲其難因見稷之生出言之以爲美耳晉語曰大任賢文王不變少愛於翁姬與此同矣此言橫逆人之道謂人所之道上義云終人

有子故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興之子任身之月帝嚳順教即位而崩帝堯即位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堯亦知其然故號姜嫄氣之肅以融言爲然又其葬云稷契之興自以積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興燕卵也且不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爲妖妄周之所喪滅其意不信履大迹之事而又不能申棄之意故以爲遺腹子姜嫄避嫌而棄之王基駿之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爲疑況於帝嚳聖主美嫄賢妃反當嫌於遺腹之月便犯禮哉人情不然一也就如融言當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有棄是則后稷爲無父之嫡生而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有汚辱之愛何以知其特有神助哉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遺棄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有汚辱之愛何以知其特有神助哉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遺棄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當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有汚辱之愛何以知其特有神助哉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遺棄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當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有汚辱之愛何以知其特有神助哉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遺棄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當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有汚辱之愛何以知其特有神助哉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遺棄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當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有汚辱之愛何以知其特有神助哉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遺棄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當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有汚辱之愛何以知其特有神助哉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遺棄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當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有汚辱之愛何以知其特有神助哉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遺棄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當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有汚辱之愛何以知其特有神助哉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遺棄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當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有汚辱之愛何以知其特有神助哉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遺棄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當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有汚辱之愛何以知其特有神助哉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遺棄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當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有汚辱之愛何以知其特有神助哉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遺棄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當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有汚辱之愛何以知其特有神助哉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遺棄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當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有汚辱之愛何以知其特有神助哉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遺棄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當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有汚辱之愛何以知其特有神助哉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遺棄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當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有汚辱之愛何以知其特有神助哉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遺棄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當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有汚辱之愛何以知其特有神助哉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遺棄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當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有汚辱之愛何以知其特有神助哉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遺棄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當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

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藉在夜反**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於是知有天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

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大寘置腓腓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人者若其不異不巡棄之異之於人謂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龐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言帝嚳若不順天意以顯之則是爲不順則棄之異之於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嚳在夜反**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藉在夜反**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於是知有天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

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大寘置腓腓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人者若其不異不巡棄之異之於人謂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龐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言帝嚳若不順天意以顯之則是爲不順則棄之異之於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嚳在夜反**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藉在夜反**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於是知有天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

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大寘置腓腓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人者若其不異不巡棄之異之於人謂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龐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言帝嚳若不順天意以顯之則是爲不順則棄之異之於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嚳在夜反**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藉在夜反**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於是知有天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

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大寘置腓腓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人者若其不異不巡棄之異之於人謂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龐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言帝嚳若不順天意以顯之則是爲不順則棄之異之於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嚳在夜反**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藉在夜反**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於是知有天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

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大寘置腓腓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人者若其不異不巡棄之異之於人謂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龐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言帝嚳若不順天意以顯之則是爲不順則棄之異之於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嚳在夜反**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藉在夜反**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於是知有天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

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大寘置腓腓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人者若其不異不巡棄之異之於人謂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龐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言帝嚳若不順天意以顯之則是爲不順則棄之異之於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嚳在夜反**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藉在夜反**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於是知有天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

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大寘置腓腓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人者若其不異不巡棄之異之於人謂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龐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言帝嚳若不順天意以顯之則是爲不順則棄之異之於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嚳在夜反**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藉在夜反**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於是知有天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

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大寘置腓腓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人者若其不異不巡棄之異之於人謂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龐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言帝嚳若不順天意以顯之則是爲不順則棄之異之於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嚳在夜反

姜嫄非帝嚳之妃其能后稷出美嫄之意故言姜嫄也步履曰履履以履履稱履履故以履言之此詩之意欲明其異而奉之周本紀以爲不祥故棄之誤矣○傳大鳥至履之○正義曰以履能履踐嬰兒故知大鳥迹之履履下則上履下履明非一履耳人履忌寒近冰尤甚履履以步履至其文以見此意耳姜嫄以步履至月而產祀在冊十月而生履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也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

覃長訏大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能匍匐則岐嶷也箋云實有所識則岐以此至于能就食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覃徒南反本或作譚訏況于反匍音蒲又音符本亦作服岐其宜反嶷魚力反說文作嶷云小兒有知長張也嶷反或如字則彼列反

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荏菽旆旆

役音同郭璞云今胡豆是旆旆具反穟音遂幪莫孔反瓞徒結反唪孔長如字又張丈反

旐旐之莊菽莊菽旆旆

旐音兆莊菽莊菽旆旆

之責京實京實考實考實考

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恒音古鄧反本又作亘穫戶郭反任音壬往同下同

疏 故則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云任猶抱也以章郊於郊祀天得后稷以天爲己下後也周頌

是可大也其言善種者維是黑黍是秬以秠至熟則於是穫如之於是畝之二米黍以米糜之黍稻之粱是黑黍維是秬秠至熟則於是穫如之於是畝之二米黍稻之粱

故知降嘉種者上天也○鄭以后稷先事天以飼郊兆之處而祀天爲異餘同○傳天降至黑黍○正義曰天降者從上文唯作同耳李巡曰天降赤黑黍一名秠中辭

歸始郊祀於上天也○鄭以后稷先事天以飼郊兆之處而祀天爲異餘同○傳天降至黑黍○正義曰天降者從上文唯作同耳李巡曰天降赤黑黍一名秠中辭

嘉種者上天降嘉種黑黍稻粱之米黍稻粱之米黍稻粱之米

邪以祭天地所以用先歲之物齊敬犯戰而祀天者欲以興起來歲使之諸侯自為將祭謂其日思念其祀非親熟已謀其日則載惟祭是思其祀故云思念其祀正以特牲有神之文故易傳不以謀之文為謂其日彼注云謂謀其日則上為盛之釋之故云烈之言爛也則酒醴是火熟之意故云烈火猛也爛加火之意說文云烈火猛也爛加火之意說文云烈火猛也爛加火之意說文

爲毅熟而設取蕭草與祭祀之脂還是鄉之脂也以牲爲較祭而設蕭宜與較同文脂則配薌先言之薌之於行神之位正謂祭較之所祭即是七祀行神故言行位薌香既聞取牲羊膋以祭氏

祀者以蕭草與黍稷之馨氣合而聞之故言聞蕭草與黍稷之馨氣也

行喜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九族自己上至高祖下至玄孫

言從求善言可以爲政者與爾雅云壽也梨利也反不利方反方言云凍梨老也反行道也草和鬼反受之○行葦人鬼反行道也草和鬼反行道也草四列至道也爾雅云壽也梨利也反不利方反方言云凍梨老也反行道也草和鬼反行道也草四列至道也

箋行葦人鬼反行道也草和鬼反行道也草四列至道也爲忠誠萬國之本故能內和親九族龍爲忠誠萬國之本故能內和親九族

成王之親外則尊其之行其仁恩及於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愛惜況在於人乎之必甚以此仁愛之澤被龍內和親九族

別之經入草及草木首章是也內睦九族二章豐四章是也尊事家黃耇五九族是王室上親可皆是也反德也姓王室之福祿也時則美

親之女王族至受之○正義曰襲九族非直其父之族直世隆一等則天子所親及者非獨王而已故言上至高祖下及玄孫而已唯言其親之親見同姓高祖五服見之內皆其姓

者親之黃耇者是老名故云黃髮壽考凍梨釋詁云黃髮老壽也舍人曰黃髮者人髮白復黃也梨黃髮更

生者爾凍梨爲爾法故之又乞善言者有惇史也內則云凡養老五帝親受之三王親有又乞言者

惇史之之大史無言五帝直受之三王亦書而法故之又乞善言者有惇史也內則云凡養老五帝親受之三王親有又乞言者

惇史官名也故云惇史也之孝厚者也掌惇史之官名故云惇史也故注云老者掌惇史也之孝厚者也掌惇史也故注云老者掌惇史也之孝厚者也掌惇史也故注云老者掌惇史也之孝厚者也掌

相續代而待之餘同○傳國席至之容○正義曰既言燕禮上文設席故知宣席也不迎下筵上摯而已賓席兩北設社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尊之曰席然則言之筵席通矣彼且在上又爲鋪陳在上人所昭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此

當與之同也以授凡以供老人故以繅藻爲瑩敬敵賓耳○箋繅藻也敦史○正義曰繅者之容傳云繅藻也鋪陳曰筵尊之曰席然則言之筵席通矣彼且在上又爲鋪陳在上人所昭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此

肆旋授几今肆旋者旋復設酒至曰爵○正義曰禮主人洗以酬賓賓乃受爵而奠之上

先代法不用周禮○箋舍之至賓○正義曰舍釋詩文也俱是放義故云周之言釋謂改射矢也論射則知射賓之事謂鳩也此說大射當謂之燕老之言釋文云舍

此弓韜直今言既切明是挽之說文云韜弢也京賦曰彤弓弛韜興句字雖異音義同○箋射礼至擇之○正義曰射礼射三挾一个大射礼然也猶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礼每挾一个

今言挾四鏃說知已彌精之也案大射礼插三挾

賀孫維主酒醴維酷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今我成王承宪王之法度爲主人亦既序賓矣有醉厚之酒醴如主反說文厚酒也字林同音女交反斗字又作科都且反徐又音主三尺謂大斗也饑也君子可也○醴如主反說文厚酒也字林同音女交反斗字又作科都且反徐又音主三尺謂大斗也饑也

醉音淳○疏曾孫至黃耇○毛以爲賓射既中可以地行養老曾孫成王於是家先王之法度維醴維酷厚矣故今酒之稱也主人酒醴主人爲主人矣其爲主人酒醴主人酒醴維酷厚酌以大斗而嘗之以大斗而獻之以地行養老者曾孫至祈福○正義曰此章始告老人以黃耇爲壽者之老人○鄭以黃耇爲壽者之老人○傳曾孫至祈福○正義曰此章始告老人以信南山經序道其養成王養老爲成王之孫故稱曾孫也○箋成王至黃耇

筭以醉必在祭末故先以無筭爵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賞之施焉見
絜云夫祭有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也破陳其於上又慰說其於下文多不可盡
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也破陳其於上又慰說其於下文多不可盡
載略舉其意以爲楚几依神詔室出於勑爲爰神明一也君迎牲而不迎尸爲尸故五尸在獻酬門外疑於臣制
之義二也孫爲主人獻尸已北面而事尸則爲爰尸之故此父子之義五也賜爵爲爰尸故五尸獻大夫尸欲士與有
司是賓賤因也羣聚也羣親疏也羣親親也羣尊尊也羣長幼也羣賢能也羣遠近別也羣男女也羣內外也羣
屬不相授受酢必易爵此別夫婦之道也祭未嘗祖賈者不重賤者不虛是政事之均也賜爵昭穆及有司皆以齒是
長幼有序也此之謂十義祭必有之唯爵賞之施或有或無與其有者而爲十耳若然此十義祭則有之獨言成王之時爲太平事者人有士君子之行自由王化之深實非祭末始然但作者
因事見義以祭有飽德之事而臣有士君子之行以爲敎由於太平耳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既醉至景福○毛以爲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
祭之時言成王既醉之後
既飽以德能如此當有王德
之人乃得盡其
之類○正義曰春秋目食者謂之既者盡其
既醉酒故云禮之屬言之屬謂下及無筭爵也傳以事解德者後言之類見理兼十倫故箋昭穆以包遍之○箋君子
至五福○正義曰何知君子非上醉酒飽德之人而以爲成王者以與万年連文六章七章下云以新膳之○箋君子
故知君子万年宜斥成王也六章万年云天下助汝以大福此祭宗廟而言天助者以人死魂歸於天鍾者是天鍾之也此介爾景福亦在
万年之於天爲女與彼相憶明亦大也云天下云天賜汝以祥福謂五福者洪範云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
歸之於天爲女與彼相憶明亦大也云天下云天賜汝以祥福謂五福者洪範云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
考終命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者性命謂皆生俟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
考終命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者性命謂皆生俟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
然也此篇言君子万年是此篇言君子万年是故箋云爾女也覆謂
言之終命此篇景福之言爲下總箋目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

將行也箋云爾女也覆謂
言之明此篇景福之言爲下總箋目也
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偏也備者大順之稱名詩言景福爲妥安也是
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偏也備者大順之稱名詩言景福爲妥安也是
然也此篇言君子万年是故箋云爾女也覆謂
言之終命此篇景福之言爲下總箋目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

將行也箋云爾女也覆謂
言之明此篇景福之言爲下總箋目也
室家也是康寧也昭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是富也
室家也是康寧也昭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是富也
攸宜也是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是富也

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光也
言令終是富也
是攸宜也是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是富也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箋云君子斥成王也令助羣大也成王女
有万年之壽天又助女以大福也五福也

殽

既醉至景福○毛以爲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
祭之時言成王既醉之後
既飽以德能如此當有王德
之人乃得盡其
之類○正義曰春秋目食者謂之既者盡其
既醉酒故云禮之屬言之屬謂下及無筭爵也傳以事解德者後言之類見理兼十倫故箋昭穆以包遍之○箋君子
至五福○正義曰何知君子非上醉酒飽德之人而以爲成王者以與万年連文六章七章下云以新膳之○箋君子
故知君子万年宜斥成王也六章万年云天下助汝以大福此祭宗廟而言天助者以人死魂歸於天鍾者是天鍾之也此介爾景福亦在
万年之於天爲女與彼相憶明亦大也云天下云天賜汝以祥福謂五福者洪範云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
歸之於天爲女與彼相憶明亦大也云天下云天賜汝以祥福謂五福者洪範云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
考終命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者性命謂皆生俟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
考終命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者性命謂皆生俟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
然也此篇言君子万年是故箋云爾女也覆謂
言之明此篇景福之言爲下總箋目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

將行也箋云爾女也覆謂
言之明此篇景福之言爲下總箋目也
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偏也備者大順之稱名詩言景福爲妥安也是
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偏也備者大順之稱名詩言景福爲妥安也是
然也此篇言君子万年是故箋云爾女也覆謂
言之明此篇景福之言爲下總箋目

下云公尸此論祭祀之禮五經莫重於祭是以祭祀之終以事神之禮終則御人交接者爲始故以饗燕爲始享祀爲終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爲重禮終於是故謂祀○箋有又至其長○正義曰以設一行之人之事宜爲始者亞於人則有名號此高明之文令人述有融之文既助祭者爲說公尸之禮故以高明之德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使易之傳也昭明之遠來上文所謂甲之未有榮事在其間故易之也○傳賦始至諸侯○正義曰賦始釋詁文文以鄉謂以鄉爲尸與尸此賦之尊比于士諸侯也諸侯稱公故亦謂鄉爲公也白虎通引曾子曰王天子